

學生范文初編

文藝觀摩會編輯 第二冊

評點
學生文範初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學][生][作][文][必][備][之][書]

洋裝一冊

布面金字

國文成語辭典

● 定價二元五角 ●

(本書特色)

本書依地支順序分爲十二集。洋裝一厚冊。計一千餘面。二百萬言。編纂之法。不列單字。與歐西成語辭典之例相符。解釋亦屬簡明。引證尤爲確鑿。於歷史成語。且詳註某史某篇。俾讀者可沿流而溯源。凡屬普通文人。及高等小學以上各學校學生。苟人手一編。於文學上之裨益。殊不在少處也。茲列本書之特色如左。

搜	羅	詳	備
解	釋	簡	明
引	證	確	鑿
體	例	正	當

郵費

本國

一角五分

外國

四角

日本

二角五分

代售處上海及各省 (商) (務) (印) (書) (館)

點評

學生文範初編第二冊目次

釋叟

造筆不始於秦說

哭丐傳

橘綠天詩跋

思危樓銘并序

詩經國風次第考

書歐陽修縱囚論後

鄭伯男也解

重九日遊吳山記

擬裴迪覆王維書

屋漏解

取妻不取同姓解

俞德鏞

俞德鏞

馮次威

徐品金

徐品金

王皎白

華照藜

陳檀

孫智濬

王基晉

馬韶亭

江容

陳霸先廢蕭淵明論

養菊說

讀孫因蝗蟲辭感言

釋我

先妣岳孺人忌辰感言

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論

管仲不死論

遊麻姑山記

論冬日可愛

答友人論鬼神書

記某生遇俠事

論擬古之得失

約春園跋詞

二

曹自珍

高筱蘭

鄭溥達

施亮功

徐衍芬

陳重光

王文德

劉芝祥

劉琛中

劉畏菴

劉畏菴

方祖武

林明鏞

性善性惡平議

周世釗

胡三省注通鑑但據非博士所職一語謂秦博士官書未焚試考

史記本文以證其讀史鹵莽之失

周世釗

蛩蠶雜拾自序

集文選句

羅蛩蠶

讀伯夷傳及頌

曠經榮

衡陽石鼓山記

曠經榮

書柳宗元鈇鋤潭西小邱記後

曠經榮

先考府君墓表

熊立鑑

靜園跋

熊立鑑

先考府君墓誌

卓璋

息樓記

黎珍

陝西龍洞渠沿革考

崔臻

城隍神考

崔臻

丙辰冬日旅行日記并序

李成蔚

與友論中國衍形文字書

鄭烈

湖樓賞雨圖序

鄭烈

謝友人惠潮扇端硯啓

鄭烈

問太史公爲大宛傳各刊本自大宛以下均別爲列傳何歸震川

評註本獨聯各國爲一長篇諸君能言其祕歟

鄧光華

鄭君億點小傳

鄭芳林

海陽縣歷代兵事紀略

鄭芳林

玉腰奴胡蝶傳

李柏年

晨風隰有六駮解

左翼廷

廣州越王臺懷古詩序

李鍊金

廣楊遵彥文德論

柳榮煦

易堂謁九子記

柳榮煦

孝女畢小鳳墓誌銘

楊家鳳

鷄足山遊記

張伯簡

評點 學生文範初編第二冊

釋𧈧

浙江學士 俞德鏞

說文云。𧈧中國之人也。从𠂇从頁从白。白兩手。𠂇兩足也。按頁頭也。頭手足具。則人之形成矣。嘗謂𠂇字僅象臂脛之形。古文奇字作𠂇。亦僅象股腳詰𧈧之形。皆未具人之全形。其具人之全形者。惟𧈧及大。說文曰。大象人形。蓋大之上象人頭。即𧈧之从頁。大之旁象兩手。即𧈧之从𠂇。大之下象兩足。即𧈧之从𠂇。造字之意。𧈧與大同也。故曰。𧈧之爲言大也。然則𧈧乃中國人專有之名。大即爲中國人專有之德。非中國人不能有也。此何故哉。說文曰。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皆非人種也。僂人僂僂从人。不過稍具人性耳。唯東夷从大。人形具矣。然而引弓之習。則尙未脫也。昔者洪水之時。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當此之時。雖中國之人。亦與蠻閩狄貉之徒。相去無幾耳。及禹治水功成。鳥獸之害人者消。中國人民始與蠻

閩狄貉之徒殊異。故禹卽帝位。定國號曰夏。中國人稱夏。蓋自禹始。中國人至今猶有夏之美稱。蓋禹之德也。然有夏大之美稱者。必有夏大之實。四時之有夏。爲萬物盛大之時。我國人旣稱爲夏。亦當盛大不已。如萬物之在夏時也。然邵子曰。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夫五伯之世。已爲冬矣。則今且何如耶。然而四時循環。夏可復至。我中國人其勉之。

引證明白。入尾寄慨。尤勝。

造筆不始於秦說述

浙江第二中學學生 俞德鏞

一語揭破

先言古已有筆。引經證實。是第一層。亦卽文之正面。

世俗每謂秦人以前無筆。筆之造始於秦。予以爲秦以前已有之。何以知其然也。旣無筆。何以有筆之字乎。古之文字。以刀刻者。必其傳之永久者也。尋常文字。豈盡以刀刻之。魯語里革曰。臣以死奮筆。晉語董安于曰。臣之少也。進秉筆。使秦以前無筆。則何以有此說耶。尙書中候曰。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孝經援神契曰。孔子簪纁筆。晏子春秋云。擁札操筆。使秦以前無筆。周公

翻進一層
從刀非筆
上生出七
證可見學
問

連下三輒
字文筆挺
拔

何能援筆寫圖。孔子何能簪筆。晏子何以云操筆耶。此明明可知其有筆也。或曰古之所謂筆者。卽刀也。予又以爲不然。古之筆實製管編毫。與今筆無異。何以言之。筆之字从竹。其證一也。邶風貽我彤管。使筆卽刀。何以云管。其證二也。內則右佩管。鄭注管筆彊也。使筆卽刀。何以有彊。其證三也。武王之筆銘曰。豪毛茂茂。使筆卽刀。何有毫毛。其證四也。莊子有錫筆和墨之文。使筆卽刀。何可錫。何用墨。其證五也。爾雅不律謂之筆。滅謂之點。夫以筆滅字爲點。點者小黑也。使筆卽刀。滅字之際。但有削痕。何能形小黑之點。其證六也。論語子張書諸紳。使筆卽刀。豈堪刻畫於紳耶。其證七也。有此七證。世人尙以爲古筆卽刀。不亦謬歟。

考證詳明文勢亦如霜風掃葉快利無比

哭丐傳

浙江鄞縣效實
中學校學生

馮次威

哭丐不知何許人。以善哭。人故稱之曰哭丐。破衣手竹籃。乞食四明道上。乞食不求多。取足而止。性喜酒。人或與之酒。輒飲。飲則輒醉。醉後輒大哭。一日

醉臥路旁。縣官呵道出。丐起。遮前大哭。衙役箠驅之。哭益振。官問何哭。曰。吾目中見死人。悲不能止。是以哭耳。官曰。死人安在。丐哭曰。公猶自以爲生人。耶。今日國將亡。種將滅。公等不知雪恥圖強。猶復貪金錢。求祿利。以自肥其身。家公身雖生。而公心之死久矣。徒具形骸。爲人民作木偶耳。公猶自以爲生人。耶。官語塞不能答。丐遂大哭去。

贊曰。丐其有心人。歟。遭世混濁。以痛哭見其志。其隱憤深矣。抑吾聞丐夜中往往枕髑髏。以嗚呼滿眼悠悠。不堪酬對。誠生不如死乎。髑髏如可語。吾知丐又將不哭而笑也。

奇文共欣賞。此庶足當之。

橘綠天詩跋

浙江黃巖扶
雅中學學生 徐品金

周濂溪先生曰。萬物同一太極。物物又各具一太極。言萬物並生於天。卽一物亦自具一天也。天地之產。宜於南。或不宜於北。移橘踰淮而化爲枳。其地異。稟於天者。則未嘗異也。松柏得天之厚。而歲寒不凋。橘亦得地之宜。而經

又引古人
詩文氣一

點出題目

文氣又忽
宕開却迴
環到起首
數語

筆勢馳驟
兼以作橘

之陪賓橘

仍轉到橘

却拉出子

瞻作陪文

筆不可捉

模波瀾壯

語語至理
文勢如翔
鶴欲下迴
環作勢而
到底不懈

冬常綠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張九齡詩云。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以地氣煖。自有歲寒心。故松柏同具一天橘亦各具一天也。徐子惕安屏居山海。種橘自娛。每至隆冬。丹實離離。綠葉沃若。得天之趣者。永故其味。橘之天者。亦至。因以橘綠天徵。詩多士酬倡。哀然成集。囑予序之。余曰。嘻。得天之全者。人也。得天之偏者。物也。以一物見一天。非物之天。人之天也。統萬物共見一天。非物之天。天之天也。以人心之天見物之天。以爲可樂。則樂之周茂叔之於蓮。陶淵明之於菊。林逋之於梅。子猷之於竹。其道一也。蘇子瞻以橙黃橘綠爲一年好景。以物之天感人之天也。蘇子世居眉山。於北爲近。不得有橘。迨謫光黃。再居於浙。始得領略江南風味。以物之天引入人之天也。徐子居濱海。斥鹵多腴。地宜橘。故橘之橘性。辛能傲寒。而常綠。故綠之以地之天得物之天。益有以鼓舞其人之天。則其所爲之詩。與其徵之人者。安知其非以天。天皆發於天。籟之自然乎。徐子既自有序。故更以數語跋之。雖未涉園林一觀。所謂橘綠天者。然於吾心之天已默相印證矣。是爲跋。

全篇章法緊湊，字字珠璣，語語至理，中間波瀾開合，如游龍夭矯，允推合作。

思危樓銘

并序

浙江黃巖私塾 徐品金

先述緣由
徐引而起

此下從題
上危字反
面生出大
安字發大
議論
引經籍以
證之

折入本題

徐君惕安，邑世家子也。初與余不相識。同年李君秩三介所爲文及詩，要余序述其一二。余讀其思危樓文，以爲君固可與語道者，而恨其相見之晚也。夫以安危二者，殽列於天時人事之間，境則由安而造危，心則以危而趨安，故求安之至而日耽於安，而危乘之；畏危之至而日深於危，而安亦赴之。乾之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履之九四，履虎尾，不咥人心，自危而身自安，故易皆曰无咎曰亨，蓋心職思者也。思常危者也。堯舜禹心法之傳，首曰人心惟危，非危於境，危於心也。危於境者，不及思危於心者，靡日而不思，則去危就安之道可於是得之矣。古昔聖帝明王，善其身，康濟其民，莫不繇此。豈徒一身一家之爲哉？今徐子避世網，居山海間，可謂遠於危矣。而尙取居安思危之意，以名其樓，深致其保泰持盈之意。嗚呼！徐子

再提起一
筆更進一
層說頗見
波瀾

此方是作
者主意

近道矣。夫以世爲可危者，莫甚於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是以作爲猖狂浮游之言，蘄退處於無用，以爲庶幾可以無危也。然鷄以懼爲犧，而斷尾其爲犧者固自若也；龜曳尾泥塗，以爲樂其卒不得免而罹刀砧受鑽灼者，又不知凡幾也。故怵世之危，卹卹然避之者，亦惑也。惟聖賢則不然，以安善思，不爲枯坐之禪寂，以思濟危，不爲絕俗之孤高，兢兢焉日凜冰淵而驕奢淫佚之心無自而生，而所履皆坦途焉。孟氏曰：心之官則思，常思故常危也。又曰：有思則爲善，心常善故境常安也。徐子知其危矣，而更知所以濟危者，則於道其庶幾乎故爲廣思危之義，序之而更爲之銘曰：仁爲安宅，義爲正路，舍是弗思，佚實招蠹，惺惺徐子，識練守固，寧危吾思，以履坦道，兮不偷身安而窘步禮信，範躬兮。詩書養度，子孫法守，兮循是矩矱，載銘斯樓。聖狂自作，山中有，人高枕而臥。

說理精透，引古入扣，而通篇局勢，又有迴縈映帶之趣，銘亦清潤可誦。

詩經國風次第考

浙江黃巖扶
雅中學學生

王岐日

以上言大
體以下言
次序

以上言諸
家不同以
下言次第
之例

國者諸侯封爵之地。風者民俗歌謠之詞。言政俗之善惡。民情之喜怒。蘊蓄於心。發見於詩。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合之爲十五國風也。而國風次第。先儒爲詩譜者。大抵不同。就歐陽氏論詩之序。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孔子已刪之後。今詩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鄭氏詩譜之次第也。孔疏謂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次先後。舊無明說。欲以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欲以采得爲次。則鷄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先作後采。後作先采。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衛者。商畿千里之地。柏舟之作。當夷王之時。又有武公之盛德。文公之中興。土地旣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邶鄘皆衛之所滅。故先衛。周自平王東遷。王室衰微。政化

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邦畿不及千里。然以天命未改。王號猶存。不可過後於諸侯。故次衛。鄭桓武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緇衣之美。而地雖狹。旣親且勳。故次王。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事。襄公有禽獸之行。民心離怨。詩無美章。然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次鄭。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封有夏禹之遺化。故次齊。唐者。叔虞之後。雖曰大國。昭則五世相爭。獻則喪亂弘多。故次魏。秦地僻處荆蠻。至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創霸西戎。得列強國。故次唐。陳以三恪之尊。居侯爵之位。而國無令主。民多淫行。故次秦。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次之於末。豳乃周公之事。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孔子自衛反魯。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則詩之次第已正。今之國風次第。首周召。次邶鄘衛。終豳。詩序得當。雖百世之後。論詩爲譜者。不能易其規法也。

考證詳明

書歐陽修縱囚論後

浙江中學
華照藜

胸有成竹
故不煩辭
費振筆直
起

先頓一筆

引史駁語
妙於詞令

逼進一層
立論平允

一轉更精
滿

回顧篇首
神韻悠然

評點學生文範初編 第二冊

十

自誅意之說起而儒士之弄筆墨者每多深文以入人罪然誅意之說容可
行之於惡惡斷不能行之於善善歐陽修唐太宗縱囚論曰意其必來而縱
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夫太宗之縱囚仁
者之事也歐陽氏不論其事而論其意羅織其詞曰上下相賊以成此名恐
不足以服太宗之心也夫意者憑虛而構造後人何從而知之如歐陽氏之
以意論人則夏禹之下車其意得無市恩乎成湯之開網其意得無沽惠乎
慈祥惻隱之大端概置勿道而必深文曲義曰其意如是恐三代而上亦無
完主也尤有進者三代而上惟恐其好名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卽如廬
陵之論以太宗爲好名彼無道之君殺戮無度者正惟其不好名耳又何多
求哉然則太宗是舉將無可訾議乎則又不然國法非天子所能私縱罪歸
家無此法律是太宗之過不必諱旣縱而歸是變小人爲君子赦之爲有名
矣廬陵以誅意之法誅太宗刻矣

以誅意二字爲翻案張本妙在層層透闢無蕪雜之談